

蘇聯文學叢書
地震

再版訂正本

法捷耶夫等作 · 君疑譯 蘇聯

震 地

譯 嶷 君 · 作 等 夫 耶 捷 法 聯 蘇



版初月一十年九四九一

版再月四年〇五九一

1——2000

2001——4000

權作著有本譯翻

角三元六價定本基

譯者的話

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「蘇聯短篇小說集」的英譯本選譯的。「蘇聯短篇小說集」選的都是蘇聯作家的短篇代表作，共計二十五篇，內有三篇是高爾基的。本譯本從這集子中挑選了七篇，譯成中文。初版本中有潘維爾·巴士基夫「銅礦山的女神」一篇，再版本中已不印在內了。

目次

俄羅斯人性格·····	(小託爾斯泰)·····	一
仇恨·····	(蕭洛霍夫)·····	一五
地震·····	(法捷耶夫)·····	四四
老醫生·····	(塞吉·塞琪耶夫·盛斯基)·····	六四
薩泰納的返鄉·····	(波立斯·高爾巴托夫)·····	九二
時機成熟·····	(西蒙諾夫)·····	一一一
我們在天之父·····	(卡塔葉夫)·····	一三九

俄羅斯人性格

亞力克西·托爾斯泰作

俄羅斯人性格！作爲一個短篇小說的題目似乎有些過分的做作，但是沒有辦法，——我在這裏要告訴你們的確是俄羅斯人性格。

俄羅斯人性格！要描寫它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……我來講一隻勇敢和英雄主義的故事吧，但是有那麼多值得講的，我簡直不知道應當挑選那一個才好。我有一個朋友，把他個人的一段經驗告訴我，才幫我解決了這種困難。雖然他確確實實掛着金質英雄勳章，胸前一半滿懸着各式各類的獎章，但我還是要絕不躊躇的告訴你，這個人如何和德國人戰鬥的故事來。他是一個簡樸，沉靜和平凡的人——一個薩拉托夫區內伏爾加村中的集體農民。他的同伴中間，他特出的地方，是有個結實的體格和漂亮的面貌。只要看他從坦克砲塔中爬出來的姿態，便會使你油然發生羨慕。一位真正的戰神！他跳到地上，在流汗的額上脫下鋼盔，

把一塊油毛氈來揩拭他污黑了的臉，總是那末高興的微笑着。

在前線，生命是和死神經常一種賭博的地方，人們都改善了，他們將一切沒有價值的東西完全拋棄，猶如烈日晒後的蛻皮一樣。只剩下人的精華。當然，有些人比較困難的，有些人則比較容易，但甚至那些本身有疵瑕的人也在設法學好，變成優良和忠心的同志。但我的朋友育高，特里莫夫，在戰前便是一個道德良好的人，他對他母親，瑪耶·普利卡濺夫娜，和他的父親，育高·葉科洛維許，抱着深刻的敬愛。「我的父親是一個可敬的人，他把自己心看得高於一切。你，我的孩子」他說「將來會經歷許多東西，你會到國外去，但是應該永遠記住，你生為一個俄國人，是件值得誇傲的事。」

他在故鄉伏爾加村中有一個愛人，我們常常談到愛人和妻子，特別在戰鬥休止狀態的期間，當外邊蓋起一層冰霜，士兵們飯後齊集在一盞幽暗、冒煙的油燈照耀下的地窖內，一具旺盛的小火爐旁邊的時光。在這裏，長談便會開始講出許多有趣的故事，有人會首先提出：「什麼是愛？」一個人說：「愛建築在相互的尊重之上……」另一個說：「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，愛是一種習慣，一個人不但愛他的妻子，同時也愛他的父親和母親，甚至愛動物……」

「呸！笨虫！」第三個會說，「當你內心裏熱情沸騰，一個人如喝醉酒一般的時刻，這便是愛……」他們就這樣會爲了這個問題反復討論一兩個鐘點，直到伍長說出他的獨斷而有結論性的話句，才將這辯論作一結束……育高·特里莫夫，顯然是爲怕羞加入討論的緣故，只對我簡略提起他的愛人的事情，從這幾句話中，我可以推斷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，有一次她會提供願意等候他的諾言，她會一直等待着他，甚至他只剩下一條腿回家。

他也不願詳敘他在戰鬥中的功績，「記住這些事情沒有多大意思！」他會皺一下眉頭這樣說，開始抽起紙烟來。關於他的坦克車的戰績，我們可以時常從他的同伴口中聽到，特別是駕駛員卓維立夫的敘述來得驚險。

「……你知道，我們剛纔展開，突然我看到它爬過小山來了……我喊：上尉同志，一輛敵人的坦克！向前衝，他喊，加足馬力！我便在樅樹林中左右作Z字形衝過去，……那輛敵人的坦克，如盲人摸索一般，開始把它的砲口向週遭探索，向我們射來一陣彈雨……我們的上尉讓它開火，直向我們車旁射來——火花閃閃的在飛舞！於是他從砲塔中開射一砲——德國坦克的尾巴立刻歪斜了……他發出第三顆砲彈，那輛敵人的坦克渾身冒出黑煙——火焰從

它裏面衝上來。至少有三百公尺高，……車上的人員從救急艙口中爬出來，於是范耶·萊普史金立刻用機槍來掃射——他們都倒了下去。……現在，途上障礙掃除了。五分鐘後，我們衝入村莊。在那裏我幾乎狂笑起來：你可以看到納粹黨徒奔竄的窘況……地上很泥濘，有幾個人沒有穿上鞋子便逃出來，穿着襪子在奔竄。

「他們全部向一所穀倉奔去，我們的上尉同志，隨即發令：『現在，衝進那所穀倉去！』我們把砲四周旋轉發射，以全速率衝向那座穀倉，……嘿！碎木片如雨般落到鋼甲上面，夾雜着木塊磚頭和正坐在屋中的法西斯徒……我又在那屋子裏轉了一圈——他們剩下來的都高舉雙手，『希特勒投降了……』」

育高·特里莫夫這樣一直戰鬥到他陷於失敗。在科斯克劇烈的大會戰中，當德國人已臨到最後關頭和動搖的時刻，他的坦克在一塊麥田中的高地上，被一顆砲彈擊中了，車內二個人員當場炸死，第二顆砲彈使他的坦克着火燃燒，從前面艙洞中躍出的駕駛員卓維立夫爬上鋼板，設法將上尉由燃燒的坦克內拉到外面，他已失去知覺，外衣也着了火，卓維立夫將上尉拉出不久，坦克便爆炸開來，砲塔直飛到五十碼以外的地方。卓維立夫在上尉的臉上，頭

部和衣服上灑了幾把泥沙，撲滅了火焰，於是他背起他，爬過一個一個的彈穴，將他送到前方救護站……「我拉他出來的理由，」卓維立夫後來說，「因為我覺得他的心臟還在跳動……」

育高·特里莫夫沒有死，甚至還保持了他的目力，不過他面孔上有好幾處直燒到骨骼，他住了八個月的醫院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外科整形術，他的鼻子，嘴唇，眼皮和耳朵終於都恢復了，當最後解開了紗布的時候，他想看一看他的臉孔，假使它還可以稱為他自己臉孔的話。看護給他一面小鏡子，轉過身去抽泣起來，他將鏡子馬上還給了她。

「一個人這樣可以活下去」他說，「否則這副臉孔說不定會更不成樣子呢。」

他以後再不向看護借鏡子，他時常用手指摸索他的面部，似乎在想熟悉它，醫官們都認為他不再適宜於兵役。他自己走到司令官的面前，說：「請你讓我回到我的兵團去：」「但 you 已殘廢了，」司令官說。「當然不是，我僅是一個面容怪樣的人，但那對我回到戰鬥部隊是不相干的，」（這並不使育高·特里莫夫灰心，司令官在談話中間儘量從他的臉部避開目光。特里莫夫的蒼白、如裂口般的嘴唇仍扭着牽強的微笑。）他獲得了二十天的假期療養身

體，回到他的父母的家中去，那時是三月。

他本希望出了車站可以搭乘一輛牛車，但他仍不得不步行了一段十八俄里的路程，地上到處是雪，潮濕而荒涼，一陣陣寒風將他的大衣角吹起，在他的耳朵中哀厲地怒號着。當他走到村中的時候，夜色已經來臨，他所熟悉的水井仍伴着它的高架在疾風中搖擺和吱吱作響。從這裏過去的第六家，便是他父母的屋子。突然間，他停住步子，他的手插在口袋中間。他搖搖頭，再是重新走過去，雙腳深陷於積雪中間，他窺望着窗內，看見他的母親——她正在油燈暗淡的光綫下，安排晚餐，她仍穿着相同深色的披肩，沉靜忍耐和溫柔。她樣子老了許多，她瘦削的肩骨在披肩下顯出清楚的輪廓……「唉，假如我早知道如此，我每天至少要寫幾行字給她，使她安心……」她將儉樸的食物放到桌上——一壺牛乳，一塊裸麥製的麵包，二柄湯匙和一只鹽瓶，她雙手交叉在胸前，出神的站在餐桌面前……在窗外看着他母親的育高·特里莫夫，覺得他不應使她吃驚，她的慈愛而蒼老的臉不應為失望而戰慄。

他拔開籬笆上的橫門，穿過小小園庭，走上門廊扣門，他的母親在門後問：「誰？」他答道：「蘇維埃英雄格魯謨夫上尉。」

他的心猛烈地在跳躍，他把肩頭倚靠着門邊。不，他的母親沒有認出他的聲音，他自己似乎也是第一次聽到，經過無數次的手術後，聲音變了——它是一種乾啞，粗嘎，重濁的聲音。

「你要什麼，親愛的？」她問。

「我從她的兒子，一等上尉特里莫夫那裏帶來給瑪耶·普莉卡潑夫娜的請安口信。」

她開啓大門，奔過來，拉住他的手。

「喔，他仍活着，我的育高？他好嗎？我的天，請進來，請進來，親愛的。」

育高、特里莫夫坐到桌旁的一條長凳上，從他的腳還碰不到地上時起，他就坐在這裏，她的母親，摸着他的一頭捲髮，常常說：「吃吧，我的寶貝。」他開始詳細敘述關於她兒子，他自己的事情——他吃的和喝的是什麼，他一點東西都不缺少，身體很壯健和愉快，再是簡單地說了一點關於他在坦克中作戰的情形。

「告訴我，戰爭是不是很可怕的？」她插口說，用漆黑而不留心的眼睛看着他的面孔。

「是的，那是很可怕的，老婆婆，但你會習慣的。」

育高·葉科洛維許，他的父親走進屋中，他也老了许多，他的鬍鬚看去好似灑上了一層麵粉，他眼望着客人，把穿着破舊靴子的脚在門外擦去雪泥，他慢慢地解去圍巾，脫下羊皮外套，走到桌旁和客人握手——唉，這一雙闊大，可愛的手對他是何等的熟悉呀！

他沒有提出什麼問題，因為這個佩掛陸軍勳章的客人來臨的用意，是毋須再解釋的，他坐下來，眼睛半閉地靜聽着。

上尉特里莫夫沒有給他們認識出來，一路像談起別人似的談着自己，可是這樣為時愈久，他愈是不能說明他到底是誰，他不能立起來說：「你們認識我嗎？媽媽，爸爸，這個面目怪樣的人！」他坐在他的雙親的桌子旁邊感到快樂，快樂而又痛苦。

「現在，讓我們吃晚飯吧，母親，替這個客人預備一些東西。」育高·葉科洛維許打開一只小型老式的櫃子，那裏左角的地方從前一直放着一集關於釣魚的書籍，它們依舊在那裏——和一把彎嘴的茶壺——它也在裏面，櫃中發出一陣麵包屑和洋蔥皮的熟悉氣味。育高·葉科洛維許取了一壺伏特加酒，剛够二杯的份量，他嘆息說以後是無法再獲得它了，他們像往常一樣坐下進餐。在進餐的時候，上尉特里莫夫突然發覺到他的母親正在對他握匙的手法

注視，他牽強地笑笑，他的母親抬起了眼睛，她的臉上痛苦地抽搐着。

他們談到這樣，那樣和其他，和春天將會是怎樣的，人們會不會繼續播種，和戰事可能在今年夏天結束等等。

「你怎麼會想到戰事會在今年夏天結束，育高，葉科洛維許？」

「兵士們發怒了，」育高·葉科洛維許答道，「他們已經不願生死，現在什麼也阻擋不住他們了——這就是德國人的末日。」

瑪耶·普利卡潑夫娜問道：

「你沒有說到他什麼時候可以請假回來看望我們，我們已有三年沒有看見他了，他一定長得很高了，我想，嘴上還長了鬚髭。像這樣每天面臨着死亡，我想他的聲音也會變得粗啞了。」

「你們就會看到他——或許你們不能認得他了。」上尉說。

他們在俄羅斯火坑上爲他鋪了一張床，那裏的每塊磚頭他都熟悉，木牆上的每一個小洞眼，木質的天花板的每一節，他全都熟悉，屋中有一種羊皮和麵包的氣味，家庭的舒暢的氣

味，即使當一個人站在死神的面前也是不會忘記的。三月的風在屋頂上呼嘯着，他的父親在隔牆的後面打鼾，他的母親不停地翻身和嘆氣，不能入睡，……上尉伏在牀上，面孔埋在雙手的中間，「你真會不認得我，」他想，「真會認不出我來嗎？媽，媽，……」

早晨他被火爐內木柴的爆裂聲鬧醒了，他的母親正在灶上默默地忙着，他的已經洗乾的幫腿布正掛在晾衣繩上，他的靴子洗淨後放在門旁邊。

「你喜歡麥餅嗎？」她問他。

他正忙着爬下炕牀，穿好襯衣和束緊腰帶，赤足坐到長凳上，所以並沒有即刻回答。

「凱泰耶·瑪蘭希娃，安特立·瑪蘭希娃的女兒，是不是住在你們的村上？」他問道。

「她去年畢業了，現在她在村中做教員，你是不是要看看她？」

「你的孩子告訴我一定要替他向她問候一聲。」

他的母親叫鄰居的一個小女孩去找她。上尉剛穿上靴子，凱泰耶·瑪蘭希娃已奔進屋中來。

她灰綠色的大眼發着光，她的眉毛興奮的抽動，她的面上流露着快活的紅光，當他從頭

上將絨線披肩卸到她的寬大的肩上市，上尉的心中呻吟着：「喔，吻一下她的溫暖，美麗的頭髮吧！」他過去時常這樣對他自己描繪他的親愛的朋友——如此鮮豔，甜蜜，愉快，溫柔，和美麗，小屋中似乎充滿了她的金黃的光輝……

「你從育德那裏帶來了話？」（他背着光站着，他祇是點了點頭，他已說不出話來。）「請你告訴他，我掛念他得什麼似的。」

走近他的身邊，她望見了他的面孔，突然她向後倒退幾步，她的眼睛中露出一種恐怖的神色。就在這時刻，他堅決的決心要離開這裏——就是這一天。

他的母親送來麥餅和牛乳，於是他再度講到上尉特里莫夫，這一次是關於他的戰鬥中的功績，一點不隱瞞任何兇險的遭遇；他的目光始終避開凱察耶，因為他不願從她甜蜜的臉上看到他自己的可怕臉孔的反映，育高·葉科洛維許要替他預備一輛集體農場上的牛車送他到車站，但他還是步行，與他來時一樣。他在路上想到這許多情景，心中十分抑鬱。他不時的停了下來，將手捧住了頭，自己粗啞地問着：「現在怎麼辦呢？」

他重新參加了他的兵團，它已被調到很遠的後方來整補，他的同志都懷着真誠的愉快接

待他，這種情感對於那使他失眠和寢食不安的心痛病，無異是一服清涼劑，他決定暫時不讓他的母親知道他的不幸遭遇，至於凱泰耶——他決定從他的心中撕毀她的影子。

兩星期後，他接到一封母親寫來的信。

「你好嗎，我的寶貴孩子：我很怕寫下去，我不知爲了什麼，有一個人到這裏來將你的口信帶給我們——他是一個好人，不過他的臉部不大好看，他本來預備與我們住一個時期，但後來突然走了，自從那時起，我好幾夜都睡不着，因爲我猜想他就是你的緣故。你父親爲這而責備我，說我老來糊塗了，假如他真是我們的兒子，他不會自己說出來嗎？……他爲什麼要隱瞞，假如他正是他的話——能獲得這樣面貌的人來看望我們實在是件值得驕傲的事，你的父親想盡方法爲我釋去這疑團，但一個母親的心有她自己的想法——他是他，他與我們在一起！那個人睡在暖牀上，我拿了他的衣服到園子裏去洗拭，我緊抱住它說，——這是他，這是他的衣服！……育高，寶貝，寫信給我，爲了上帝的愛，告訴我——他是誰？否則或許我真的要瘋了……」

育高·特里莫夫把這封信給我看，伊凡·塞特里夫，看了這封信，將他的故事告訴我，